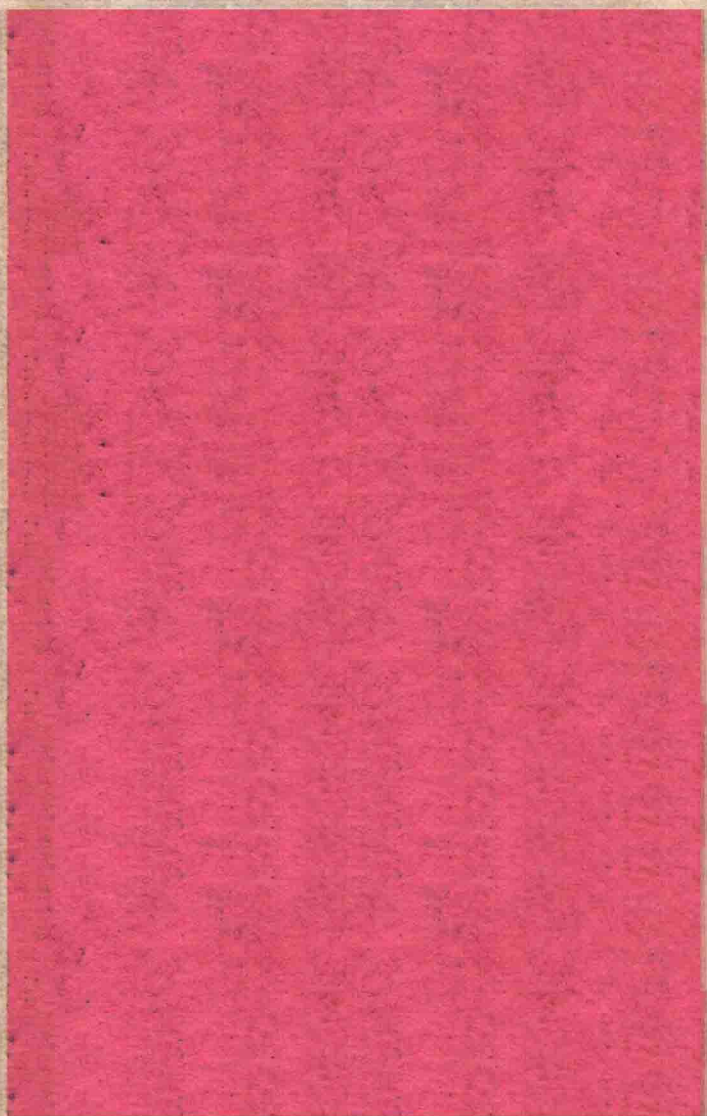


叔
苴
子



叔苴子內篇卷五

明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善惡公共之物也未可以證性善紂嬖妲己而愛飛廉惡來是亦惻隱也象欲有舜之室而推牛羊倉廩於父母是亦辭讓也盜跖恥先出而分少是亦羞惡也李斯是恣睢而桎梏堯禹是亦是非也且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是無惻隱也當仁不讓師是無辭讓也無恥過作非是無羞惡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春秋爲賢者諱爲尊者諱是無是非也由是觀之四端者君子小人共由之門戶善者以之行其正惡者以之行其邪譬之目視耳聽寄聰明者由是狗聲色者由是無定位無成名者也而孟子驗其有以明性善告子証其無以指性惡安知小人固有時而有君子亦有時而無者

耶

仁義禮智信猶天之五材也能生人亦能殺人金爲幣木爲室
水爲漑火爲爨土爲埴此用之利人者也及乎施之不當則金
可殺木可觸水可溺火可焚土可壓謂生人者五材而死人者
非五材耶斗斛度量衡聖人用以行其公盜跖用以行其私孫
吳太公之兵法我資以制敵敵亦資以制我故仁義禮智信猶
五父之衢也吉凶邪正未有不由于是轍者而特揭五者以爲教
故曰善耳善耳庸知盜跖之不竊笑於側曰我亦猶是耶
象之齒虎之皮犀之角翟之羽麝之臍不足以利身而適足以
戕其身故無用之用其爲用也始大耳羿死於射扁鵲死於醫
桑田死於巫蘇張死於辯此皆以技爲羽毛齒角者也味之登
鼎俎者網羅必及鴉鳴憎於人而人不之捕者色聲香味舉無

足取故也龜鼈以甲自衛螭蟬以劍自雄鱗魚喙長三尺魛魚
鬣翅如戈而不免於屠解者材有所用之也故無取於世者雖
憎不害有用於人者雖防不免悲矣

人備物之性故可以盡物一物不備則一物不盡造父備馬之
性故能御馬劉累備龍之性故能豢龍紀消子備雞之性故能
鬪雞狙公備狙之性故能賦狙郭橐駝備樹之性故能種樹惟
聖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盡盡己性者正盡其萬物之性也
人之嗜欲多物之嗜慾寡故人之精常斲而物之天恒完今夫
鸛雀鴻鵠夏則立於炎日之中而不困於暑冬則棲於霜雪之
地而不病於寒使人能如是豈非古之所謂真人得道者耶而
禽鳥以爲尋常者寡慾焉耳蓋禽鳥欲不過一飽無思慮無憂
患無喜怒五情六慾一不汨其中故其神內全而其氣外固寒

暑風雨之變猶浮雲也安足撓之人能算欲同乎禽鳥則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乘天地之正氣而萬變不能奸矣

凡物之分量有不可損益者眉之自短髮之自長拇之自大指之自細受之於天不約而同故松柏不漑而尋丈蘼蕪日漑而不盈尺龜鶴不祝而千齡螻蛄日祝而不踰冬朝槿不吹而自零黃菊日吹而不落性之所賦豈以外物爲成虧哉而冥冥之夫自神其智自多其力貧者欲富富者欲溢賤者欲貴貴者欲極天者欲壽壽者欲倍得之則攘爲己功不得則悔人爲之未及烏知好醜成敗已定於嬰孩之骨

一斤之鼠人謂之大鼠百斤之牛人謂之小牛鼠體已極而牛體未極也方畝之沼而抱甕者不至方尺之井而負綆者不停沼水有窮而井汲無窮也販夫販婦粟滿瓶錢盈貫而人目爲

富大賈轉轂千數貲次如山一不稱意廢箸而歎息憂貧此牛鼠之說也市人陳百貨於肆爛然盈目而求奇珍者過不問富人大家門牆闐然無所炫耀而賈胡聞望而集其庭此井沼之說也故祿不期多寡期於有量物不期斂散期於有源

人身中精氣神三者養之專一皆可以通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難者特患人自耗洩而繭然不振耳試以物驗之蟾蜍好食毛蟲蟲棲葉端而蟾蜍伏於樹下勢不相及也以目光射之而蟲自墜精之至也南方有蜮名曰短狐口中有弩含沙以射人影其形輒應影而成瘡不治則殺人氣之至也蜣螂抱丸凝想卽尸解形蛻神之至也夫三者用之專一昆蟲么麼猶能妙著於形迹之外况靈秀如人乎昔人有入水遇蛟者與蛟戰水中七日而斬之出非有異術其精定也人欲手刃其仇不得偶

遇像而拔劍刺之是曰仇人之首無故自落專氣所至心手相應不知其然而然也倩女思所私成疾一夕魂往從之處數年育男女歸不知其病寢於牀也此神行者也此三人用之於邪而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如是况養之以道義哉古之真人繙校四時役使五行惟不自耗洩以宏至一之用耳

造化之用人盜其機而爲用者多矣激水而漱之造雨之理也囊橐而鼓之造風之理也屋水而沍之造冰之理也藥砲而發之造雷之理也蘊火而樹之造木之理也然人但知假之於物而莫能用之於身苟吾身之精氣神專蓄而直發之皆可奪造化之用是故氣噓可造雨氣吸可造風氣凝可造冰氣激可造雷氣薰可造木純氣所至精亦至焉精之所至神亦至焉宇宙在於手萬化生於身皆三者之作用而已今道家之術召風雷

制虎豹行木偶芽朽株亦精氣之所使也聖人能爲而能不爲者也

人之想念可以役使血氣造作夢境是故思火成熱思水成寒思食成噍思酸成津思悲成泣思媿成汗此心能使氣之驗也又如思淫夢感思歸夢家思榮夢貴思財夢獲思食夢嘗此心能造夢之驗也能使血氣而不能使天地之氣能造夢境而不能造天地之境則識有以礙之矣惟至人則役五行者不異於役血氣造真境者不異於造夢境故能擲此方於別界納須彌於芥中非幻論也蓋人以我爲我而至人以天地爲我以我爲我故不能斡旋於我之外以天地爲我則無不能操攝於我之內也

人有尪羸而壽考者稟雖薄而均者也亦有盛壯而早夭者稟

雖厚而偏者也譬之作室然材木大小各異小與小相得斗室亦堅大與大相配廣廈尤壯若合抱之梁拱把之柱則岌岌乎不支不均故也故造室有工拙則有堅脆成毀之殊造人有工拙則有賢愚壽夭之異

凡民之生離居析處則各自爲命故獨榮獨悴連羣集類則合併爲命故同禍同福木成林則斧斤同加獸成羣則網阱同罹鳥同行則繒繳同罟魚成隊則罾笱同入故智人擇類而遊畏禍福之一體也長平之卒同日而坑雲臺之臣同日而封類可不慎乎擇羣而不得則急自離羣雖無與其福亦無與其禍自爲榮悴可也

石之頑者不資於用鍛而爲灰則成丹堊之功故頑石之成不如其毀也秀草茂則禾稼傷及薙而漬之則滋苗而造其長是

莠之茂不如其腐也龜生而蹢躅蹢躅曳尾泥塗蠢然可憎及解灼之可以決疑開物是龜之生不如其死也夫毀愈於成猶爲無毀也腐愈於茂猶爲無腐也生愈於死猶爲無死也吾獨惡夫成毀無損益榮枯無得喪生死無輕重者

物至於化則遠其初是故蜣螂化爲蟬螟蛤化爲蜂蛇化爲雉雀化蛤田鼠化鴛鴦離其初質遠矣夫味亦然百花化而成蜜蜜非花之味也秫米化而爲酒酒非秫之味也當其化時蘊釀涵濡潛移默奪有天機運於其間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旣化而不可知矣非惟人不可知卽己亦不知

小人有惡中之善君子有善中之惡好奪者亦好施歛怨者亦樹德柔荏者多寬容結納者多獎借植黨者多覆過懷私者多

含垢此惡中之善也清者必刻直者必訐公者必倨明者必察
文者必苛高者必獨此善中之惡也爲惡中之善者或以惡揜
其善則惡陽而善陰爲善中之惡者或以善揜其惡則善陽而
惡陰陽者身食其報而陰者多留之子孫故往往鬼瑣之後族
葉蕃昌名德之嗣薰燼銷歇不知者以爲天道無常而實則各
食其陰報也嗟乎天之報施豈眞爽哉

蟬無口而鳴則鳴不必口魚無耳而聽則聽不必耳水母無目
而見則見不必目蟹無腸而食則食不必腸蛇無足而行則行
不必足龍無翼而飛則飛不必翼蟻無聲而召則召不必聲物
各有天天能之能不囿於形而人欲以己之形格物之形以己
之能量物之能譬如螻蛄之測春秋也故至人不以目視不以
耳聽不以口言不以心知神化自然運於形先惟其得道之全

而氣質不爲之拘攣

氣能化物物亦能化氣食草之獸一也而爲牛爲羊爲馬爲鹿
食粟之禽一也而爲雞爲鶩爲鵲爲鶉食水之蟲一也而爲魚
爲鼈爲蟹爲蝦取資於天地者同而成類各異則氣固從物而
化矣元亨發於地雨露降於天豈有二哉而萬卉之青黃紅紫
不同色酸鹹甘苦不同味天矯曲直不同形亦各從其類也故
乾坤鑪冶萬物萬物亦能鑪冶乾坤聖道陶鑄人羣人羣亦能
陶鑄聖道今之九流百家是也

虛空之火徧布六合一有所麗則小矣麗於燭則爲燈光之火
麗於薪則爲竈突之火麗於草則爲野燒之火麗於狼望則爲
烽烟之火火分大小其爲光則有限矣人性亦然離明靈氣察
天地冒法界豈有罅漏哉其附於聖人也猶其在空虛也若在

眾人則僅六尺之用矣附於禽獸則又小矣附於魚蟲則尤小矣附於蠅蠓焦螟則不可見見聞聞矣而孰知蠅蠓焦螟之性不異於察天地冒法界之性也特所附者異耳故至人不以形固性

神與形合形與器合而後天下之精技出焉輪扁之斲輪伶倫之吹竹伯牙之鼓琴其用口與手指也無異於用心也此神與形合者也而其用刀斧絲竹也又無異於用口與手指也此形與器合者也神與形合形卽爲神形與器合器卽爲形三者一以貫之其技有不入神者哉

釋家言佛具千手千眼爲愚者設像教也今人有兩手兩目未嘗患不足也使忽有增益則爲駢枝贅疣不足利用而反病其紛雜矣況多至於千哉夫百足之螭不捷於一足之夔百燈之

光不明於一燈之焰多指亂握多視亂明人亦安用千手目哉
佛氏蓋寓言以定生慧之妙用耳卽吾聖人上觀天文下察地
理中鑒物情穹冥昏默眾目不給視者聖人能視之此與千目
何異能射能御能書能數創制立法作成器以爲天下利眾手
不給運者聖人能運之此與千手何異如必云手如樹枝目如
繁星而後成六通四闢之用則萬猶不足千曷貴乎

跛者以杖爲足瞽者以杖爲目非杖之能爲足又能爲目也所
以用之者異也步者以馬爲乘涉者以馬爲舟非馬之能爲乘
又能爲舟也所以任之者異也故物惟一長人有百用用物者
不窮於物者也善用人者亦然用之當則一人能周數人之用
用之不當則數人不能成一人之功長鬣豈能戰者哉而吳用
以獲餘艍美人豈能攻者哉而越用以取夫差人固有以不用

爲用者

人之身難調者心心之所以難調者其用屬火火性炎炎不制伏而仰四藏之精以爲薪膏故淫火燒腎則水竭怒火燒肝則木燼憂火燒肺則金爍思火燒脾則土焦如是則薪膏涸矣乃憤然而遂盡夫人之生也以心非心則神不靈人之死也亦以心非心則精不枯譬之燃然非火則燭不明非火則燭不滅至人去智劔心豈同木石哉萬物之來對以性不對以心則如日月明而燭火熄光常耀矣膏液不盡乃可長生人視於天地之間矣天賦人以生必賦祿以養其生祿有豐嗇故養有厚薄祿嗇而養厚其爲生也必速盡故君子甯使祿浮於養不使養浮於祿祿浮於養則造化處其欠而我處其餘也我餘之子必食之子餘之孫必食之若國家之恩蔭然父祖子孫可相遺也故有父

不食祖之餘而更留其餘以傳子子不食父之餘而更留其餘以傳孫前後相承各自爲食而互餘其餘則數代而下亦必受而享之者何則造化於人必欲還其欠而後已也若人有欠於造化後人亦當有代償之者

富人之家開困倉而貸粟方未貸之時多寡無定也及既貸而人受之則升爲升斗爲斗斛爲斛石爲石欲加粒焉而不得器定於先也而造化一困倉也祿位年壽一粟也人小大有量如升斗斛石也彼賦而我受之亦猶稊粒之不可加損也而貪者欲微之於分外忤者欲減之於分內多見其不知量矣

人身之病生於所積心之積曰伏梁肝之積曰肥氣肺之積曰息賁腎之積曰奔豚脾之積曰痞氣方其初積之時微有毫釐之偏耳及乎積偏成滯積滯成重積重成堅鉞不可達藥不可